



武
門
號
卷
56
9止



醫賸卷下

紫色

標蔭拙者

著



五藏生成篇。生於腎。如以編裹紫。據宋王栻燕翼貽謀錄。及趙彥衛雲麓漫抄。古之紫。赤汁染之。與朱相近。故論語云。奪朱。今之紫。起宋仁宗晚年。時謂之黑紫。又謂油紫。黝紫。以古之紫。為淺紫。或此紫。或赤紫。予按經文。與烏羽對。與貽反。神農本草。紫草。紫芝。紫石英。屬皆以今之紫得名焉。爾雅。藐。此草。郭璞註。可以染紫。本草陶註亦云。紫草即今染紫者。說文。紫。帛赤青色。邢昺論語疏云。紫北方間色。

醫用卷一
北方正水黑。刻火赤。故紫色。則知不始于宋時也。本草素問。皆漢人所撰述。許慎亦漢人。意今紫古有焉。而後失染法。至于宋再得之者。王趙博洽之士。何不檢及于此乎。世婦女藏衣物于匣中。紫亦必分置之。不然。紫吸赤色變絳。家人亦數驗之。豈夫子所稱。亦今之紫。而其云奪者。其謂之與。是誠臆度。錄以後後攷。

鵲突羹

先友與州志茂吉卿雲旦嘗問予曰。本草鯽魚附方。有鵲突羹。未審鵲突是何義。予書一紙。引援諸說以答之。今漫記于左。劉孟熙霏雪錄云。骨董乃方言。初無定字。東坡嘗

作骨董羹。用此二字。晦菴先生語類。只作汨董。字學集要云。骨董以魚肉諸物埋飯中。謂之骨董飯。和羹中。謂骨董羹。留青日札云。賣寶貨諸物兼備者。曰骨董鋪。村夫稱古董。謬矣。漁隱叢話。作谷董羹。通雅引名物考云。惠州有骨董羹。則鵲突羹耳。孫奕示兒編云。糊塗讀鵲突。或曰不分明也。鵲隼也。突起鹵莽之狀。金壺字考云。糊塗音忽突。成聊攝註傷寒論云。懊懣者。俗謂鵲突是也。蓋心中憤悶。不可名狀之義。品字箋云。骨指肉中之脆骨。董謂蓮之藕芽也。未知此說何據。

藥用後竅

新齊諧載田田病不飲藥。有老田田能醫者。熬藥一桶。令病者覆身卧。以竹筒插入穀道中。將藥水來熱灌入。用大氣力吹之。少頃腹中汨汨有聲。拔出竹筒。一瀉而病愈矣。按便秘不用承氣輩。宜用蜜煎薑充等者。以西洋唧筒。名契里鹽水和蜜入筒中。以筒嘴插醫竅。擠入直腸內。甚為捷速。

兒啼于腹中

王芝堂談薈云。鷄跖集。王曇逸母孕時。腹中聞啼聲。宋孝武大明中。張暢妾懷孕而于腹中啼。聲聞于外。又後廢帝元徽中。車荒徐垣妻懷孕亦然。曠園雜誌云。康熙三十八

年。栢某分巡江西。有胥役吳敬婦。懷八月。腹中忽呱呱作聲。一時喧傳。時杭州有柴北溟。善醫。客栢署。栢因囑往視。見婦極委頓。而腹中作聲不止。舉家驚恐。柴坐定。審視良久。顧座間有象棋一奩。隨手散傾於地。令人掖婦。逐一拾起。納奩中。逾時拾至二十三枚。而聲止。按虞氏正傳云。臍帶上疣瘡。乃兒口中含者。因妊婦登高取物。脫出兒口。以此作聲。令妊婦曲腰。向地拾物。使兒復得含入口中。即止。柴乃用此術耳。不足為奇。予昔聞先慈言。予亦在先慈腹中。作聲者數次。

茶功

名醫類案載沉誠莊以茶治肅王疾事。何喬遠名山藏云。西番中國藩籬也。秦蜀產茶。茶性通利。疏胸膈底滯之氣。西番人嗜乳酪。不得茶。則困以病。七修類藁亦載此事云。蓋以彼欲茶。不得則發腫病死矣。欲麝香。不得則蛇蟲為毒。木麥無矣。殊不知貢易不通。則命死一旦。安得不救也哉。滴露漫錄云。茶之為物。西戎吐蕃。古今皆仰給之。以其腥肉之食。非茶不消。青裸之熱。非茶不解。是山林草木之葉。而關係國家大經。諸書所記。皆以其蕩滌胸中之膩也。而本草所未論及。故表而出焉。又國史補載。故老云。五十年前。多患熱黃。近代悉無。而病腰脚者多。乃飲茶所致也。

按茗見管子。茶出王褒僮約。及飛燕外傳。又吳孫皓賜茶。苻於韋曜。蓋李唐以前。未大行于世也。唐開元中。泰山靈巖寺。有降魔師。大興禪教。學禪務於不寐。又不夕食。皆許其飲茶。人自懷挾。到處煮飲。從此轉相倣效。遂成風俗。至陸鴻漸常熊伯茶道大行。詳見封氏聞見記古時有扁鵲療黃經。點烙三十六黃經。知斯疾多。攷本草。茗清熱。解炙燻毒。今如本邦。亦罕患之者。豈茗飲行之驗歟。而相感志云。喫茶多。令人黃。後世亦有茶黃之稱。則與國史補之說相反。

若木瘡

三因方露宿湯方中。用若木瘡一掌大。人無辨其為何物。

焉。攷程月溪釋方。露宿湯詩云。露宿青榴皮。椿根草菓宜。杏仁甘草剉。烏梅薑片隨。知若木瘡。是椿根。奇効良方。亦無若木瘡。有椿根皮。而施氏續易簡。永類鈐方。作苦木瘡。王氏易簡。治痢藥中。有苦木桐。瘡桐音相近。豈桐訛為瘡乎。百一選方。引泊宅編。載椿根止痢之功。當並考。東醫寶鑑。露宿湯方云。苦木瘡。掌大。即樗根白皮。

鍾馗

本草綱目。曆日後。出鍾馗一條。時珍集解。全襲楊用修。而不詳藥方所用何物。按都卬三餘贅筆云。唐故事。歲暮賜群臣曆日。并畫鍾馗。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鍾馗曆日表。

云。圖寫威神。驅除群厲。頒行元曆。敬授四時。弛張有嚴。光增門戶之貴。動用協吉。常為掌握之珍。又有代李中丞謝鍾馗曆日表云。續其神像。表去厲之方。頒以曆書。敬授時之始。按張說謝賜鍾馗及曆日表。乃知聖濟總錄。揚起奇效單方。所用正是此物也。又日下舊聞云。明時禁中歲除。安放絹畫鍾馗神像。像以三尺素木小屏裝之。綴銅鑲懸柱。最為清雅。出舊京遺事。

龜板

馮夢禎快雪堂集。載王節齋先生。素工醫。撫蜀時。患蟲病。訪知青城山有隱者能治。招之不來。乃躬造之一宿。隱者

脈之云。此蟲病也。問何以致此。乃詰其嘗所服藥。云。素服補陰丸。曰。是矣。其蟲乃龜板所致。龜久生之物。惟敗板入藥。不得已。用生解者。須酥炙極透。應手如粉者良。少堅得人之生氣。其生氣復續。乃為蟲耳。此非藥餌所治。公自今壽尚可三年。猶及生子。公遂歸。三年生子而卒。龜板良藥。製法一乖。取禍如此。以節齋之善醫。尚有此矣。醫可輕言哉。庚寅八月廿一日。聞之姜子幹。按王節齋本草集要云。龜乃陰中至陰之物。稟北方之氣而生。故能補陰血不足。又方家以其靈於物。故用以補心甚效。此說蓋出于丹溪。王氏深信丹溪。不啻筆之於書。自用以取禍如此。抑似愚

焉。然龜板為蟲之說。亦難信據。而又紫桃軒雜綴所載一事。殆與此相類。云。昔潤州一大老。性喜服食。所製補劑中。用敗龜板。餌之垂十年。頗健朗。晚歲忽患蟲膈。厭厭就盡。乃謁白飛霞。飛霞診視良久曰。此瘕也。公豈餌龜板藥耶。今滿腹皆龜。吾藥能逐之。其在骨節膚腠中者。非吾藥所能也。公可速治後事。乃與赤丸數粒服之。下龜如菽大者升餘。得稍寬。不數月仍敝。易箒時。驗小遺。悉有細蟲。鬚鬣龜形。其得氣而傳化如此。可畏哉。

紫河車

紫河車。不可服餌。李東壁既辨之。今又讀諸書。採李氏所

未言及者。備錄于左。程若水醫說云。紫河車。本草並無其名。今人取其生發之源。混沌之皮。包含變化。將以補人。此未達至理者。夫兒在胞。始由白露桃花。漸而變化。藏府四肢百骸。以至皮毛骨肉氣血精神。無不具備。十月滿足。乃變化至極之處。物極則返之時。正是瓜熟蒂懸。粟熟自脫之際。且其精華。皆聚於兒。既產其胞。衣尚有餘氣存耶。未聞粟殼瓜蒂。尚有補者。其大造丸。有服之而効者。乃餘藥之功。非河車力也。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云。宋元幹吾里奇士。以醫遊長安。所寓必楚潔。種樹引流。以自怡。見一時貴者。競服人胞。乃著論排之曰。今人食禽卵而棄其殼。以

其無滋也。胞即人殼。奈何貴之。周亮工書影云。親串有從余遊都門者。其人謹愿。生平絕迹北里。突生天庖。不解所自。予忽悟其故。解之曰。君質弱。常服紫河車。京師四方雜集。患天庖者甚夥。所服藥中。安知無天庖衣胞。此瘡能延子孫。氣味所衝。尚能中久。生子多無皮膚。衣胞尤為毒氣所歸。君之患。必源於此。衆皆以為然。五雜俎所論其意與程李同當參看

人參生熟

明徐競高麗圖經云。人參之幹特生。在在有之。春州者最良。亦有生熟二等。生者色白而虛。入藥則味全。然而涉夏則損。蟲不若經湯釜而熟者。可久留。清三朝紀事云。我國

與明人以人參交易。用水漬之。明人佯不欲市。國人恐朽敗急售。多不得價。上慮民用不充。欲煮而暴之以售。諸貝勒難之。上不聽。令如法以製。不急售。得價倍常。民用以利。按本草無人參湯煮之說。特馮氏錦囊秘錄云。人參微寒。溫。微溫者。言其功用也。云微寒者。言其所稟也。有採來入沸湯。畧沸即取。起焙乾。或生置無風處陰乾。凡帶生而採者。有皮力大。過熟而採者。無皮力。馴臨用切薄片。銀石器中浸。火熬汁。如入丸散。隔紙微焙炒。如欲久藏。和炒米拌勻。同納瓶中封固。則久藏不壞。且得穀氣也。予試之。生者不啻輕虛。肉脆而癟皺。不若經湯者。肉實而肥也。今朝鮮

所貢。皆經湯者。如其收藏法。唐秉鈞人參考。載數款。今試之。馮氏之法為得矣。

廣東人參

惠州府志云。韓宗伯曰。坡公羅浮五詠。人參。地黃。甘菊。薏苡。枸杞。蒔于山房之小圃。各為詩紀之。今羅浮所產。惟枸杞。薏苡。恒有。甘菊亦時有之。人參。地黃。即老圃無能識者。當時崎嶇萬里。從何移根。人參之詩曰。靈苗此孕育。肩股或具體。又曰。青柅綴紫萼。員實墜紅米。言之鑿鑿。應非浪語。然二物不書。傳信也。又屈翁山廣東新語云。廣東無人參。而宋廣業羅浮山志會編。則云。人參。羅浮所產。殊與本

草人參不類。狀如仙茅。葉細圓。有紫花。三葉一花者為仙茅。一葉一花者為人參。根如人字。色如珂玉。煮汁食之。味與人參無別。但微有膠漿耳。滋補亦如人參。山人採作藥餌。按羅浮在廣東惠州。此則別是一種人參。而今船上廣東人參。非廣東所產。以其初廣船載來。遂有其名。乃與羅浮產者殊異。

刨參

王士禎居易錄載新定刨參之例。刨人參。親王一百四十名。人參七十斤。世子一百二十名。人參六十斤。云云。按刨削也。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云。採參之法。以四月及七月。

裏糧入山。其草一莖直上。獨出衆草。光與曉日相映。則刨取其根一窠。或四五歧。或二三歧者。清會典康熙五十三年題准。令烏喇採蜂蜜。人一年採蜜。一年刨參。據此則刨參似謂刨取而不經製者。

人漫莖胡

漫。說文。人漫藥草。出上黨。本草遂謂後世因字文繁。遂以參星之字代之。從簡便爾。然而前漢史游急就篇。遠志續斷參土瓜。顏師古註。參謂人參。丹參紫參。玄參沙參。苦參也。又王符潛夫論云。治病當得人參。反得羅服。則本草之言。不必矣。此爾雅玉篇及上林賦。皆為紫草之紫也。惟急

就篇云。黃芩茯苓舉菹胡。顏註。菹。古柴字。而戰國策。淳于
髡曰。今求柴胡。桔梗於沮澤。則累世不得一焉。世稱好古
者。特用人蔓菹胡字。而以人參柴胡。却為後世之字。且以
菹為紫音。可笑之甚也。時珍云。傷寒論。尚作蔓字。作菹字。
攷宋板傷寒論。猶作柴參。今宋板趙清常所按。必非治平
之舊。但成無己本。釋音。菹音柴。人蔓下音參。則知古本如此。

生金腦子

晉賈后飲金屑酒死。則生金有毒可知矣。又梁蕭衍廢齊
寶融為巴陵王。乃使鄭伯禽詣姑熟。以生金進。王曰。我死
不須金。醇醪足矣。是亦以生金毒殺之也。吳錄。荊州刺史

王叡刮金飲之而死。此亦當是生金矣。宋文天祥賈似道
皆服腦子求死。不得。惟廖瑩中以熱酒服數椀。九竅流血
而死。此非腦子有毒。乃熱酒引其辛香。散溢經絡。氣血沸
亂。而然爾。又明季遺聞。丘瑜初被執。即自縊。為賊救醒。後
服冰片死。

土中焦米

酉陽雜俎。乾陀國。昔尸毗王倉庫。為火所燒。其中粳米焦
者。于今尚存。服一粒。永不患瘡。又周櫟園書影云。去汀州
八十里。名藍田。石城邑所屬。地有山。號蠟燭峰。圓秀異常。
山腰環轉。一路如帶。路產糯米。雜砂礫中。色若火微煨。而

文理劃然。鄉人病心者。拾取之即愈。余曾遊此。命小奚數人拾。各盈匊。幾殆盡矣。旋踵視之。又累累如貫珠。真異事也。又吳震芳述異記云。楚武昌府漢陽門內。舊有陳友諒廣積倉基。今皆為民居。康熙甲子年。有地中掘得黑米者。黑如漆。堅如石。炒之鬆。研為末。治膈症如神。價比兼金。臨海教諭吳牖丹在楚親見言之。又王楫秋燈叢話。亦載武昌黑米治膈事云。天門學宮前。明改建北郭倉基地。亦掘得黑米。治疾頗驗。乾隆丙申。黃州重修郡學。疏濬泮池。池底積米甚夥。色似漆而堅。治病如前。人爭取之。太守王公廷棟恐係前人鎮壓物。禁而掩之。按本邦與州二本松地。

有名長者倉。土中出。燠米。如諸書所記。金峨井先生東游之時。採得而歸。詳見其所著考槃堂漫錄中。又聞上總州夷灣郡。萬木城趾中。於草間。往往得燠米。患瘡人。水服一粒。立愈。見房總志料。

肉豆蔻

本草所載肉豆蔻形狀。僅其中核耳。不知核外有肉包之。予常於侍醫桂川公鑑。國瑞所。咬蠻船所齎蜜漬者。大如鷲蛋而圓。香味異常極美。此蓋池北偶談所載荷蘭貢物中。甜肉豆蔻者。公鑑云。肉豆蔻木本。本草收之于芳草部中。甚誤。攷荷蘭藥譜。樹如梨。葉如桃而小。花如薔薇。其香

可愛花。褪後結實。形如胡桃。第一層為肉。極厚。可以為蜜。漬而食。在樹而熟。則拆裂。第二層為膜。著核上。如栗。扶輿而黃赤。其香最馥郁。剝下乾收。以為料物。甚佳。中核即藥品所用也。核外肉厚。故對草豆蔻。稱肉豆蔻。

牧靡

鄴道元水經註。牧靡。縣名。云牧靡可以解毒。百卉方盛。鳥多誤食。烏喙。口中毒。必急飛往牧靡山。啄牧靡以解毒也。李奇註。漢書云。牧靡。即升麻也。而段柯古云。牧靡不知何藥也。蓋失考耳。予謂方書云。無犀角。以升麻代之。朱二允解其誤。然若用此縣之產。其效宜不減于犀角焉。薩州

曾士考昌啓云。牧當是收訛。收周同音。本草升麻一名周麻。可以證焉。通雅作收靡縣

茯苓

茯苓。茯苓神。原是一物。別錄強判之耳。史記龜策傳。作伏靈。乃神靈二字互用。廣雅。茯苓。伏神。伏靈也。太平御覽。引本草經。茯苓。一名茯苓神。可為證也。屈大均云。茯苓者伏也。神伏於土中。而為苓。故曰茯苓。苓者靈也。神能伏。則靈。蓋有見于此。大洲太田子通澄元有茯苓辨。甚為明確。

薏苡枸杞

素問堅而搏。如循薏苡子。累累然。所謂薏苡。非糞穢而何。

予嘗多種粳。穢畦中或有變為薏苡者。因知二種原是一類。功用亦當不太遠。蘇頌云。枝無刺者真枸杞也。有刺者枸杞也。時珍云。枸杞二樹名。此物棘如枸之刺。莖如杞之條。故兼名之。果如蘇之言。當曰杞。而不可曰枸杞也。予家園圃亦多栽枸杞。時或有不生棘者。知是猶薏苡與粳。寇氏衍義以枸杞為枸杞一名。似是。

陳廩米

顏師古匡謬正俗云。本草有陳廩米。陶弘景註云。此今久倉陳赤者。下條有粳米。弘景又註云。此即今常所食米。前陳廩米亦是此種。以廩給軍人。故曰廩耳。按陳廩米正是

陳倉米。廩即是倉。其義無別。陶公既知已久入倉。故謂之陳。而不知呼倉為廩。改易本字。妄以廩給為名。殊為失理。萬安方云。性全按陳廩米者。日本人皆謂在倉廩中經年者。誤矣。今如諸本草說者。廩軍_{地名}米。即雖新米。如陳米。入用藥尤佳。餘州餘地米。必須用陳米也。但雖言陳米。不可用經兩三年之米。只經一年之米。宜用之。今不見蜀本草者。用經數歲之米。大謬矣。予按大觀本草所引蜀本草。與此大異。師古唐人。已為倉廩之廩。則蜀本之說難從焉。况廩軍為地名。他書所未見。不知性全何據云爾。

滑石

本草載滑石。初取軟如泥。久漸堅。時珍云。今人亦以刻圖書。不甚堅牢。高士奇江村歸田集云。凍石。舊時處州山中。徃徃從璞中剖出。初本軟。見風結爲石。故名曰凍。其色或淡白。淡黃。淡青。光澤可愛。以之鐫刻圖記。遠勝銅玉。近惟青田。舊坑間尚有之。凍石絕不可得矣。依此說。青田凍石。蠟凍燈光之屬。乃與滑石一類。曩西湖田元長善之。亦有此說。知其言偶相符焉。又袁懋怡書隱叢說云。湖廣山中。多石膏。初生似膏液。漸凝如礬石。人家徃徃多採之。雍正中有人採石膏。至一處。見小穴中有人語。自謂前亦採膏人。偶遭山石崩墮。塞其出處。於中不記年歲。朝夕食石膏。

之未凝者生。幸爲出我。採膏者異之。聞之于官。官使人驗之。果然。幕中有識者曰。不可驟使見風。恐其身僵成石。以服石膏日久故也。遂以粥飲于穴口。漸進之。一二十日後。始出之外。膚如朽腐。後亦漸愈。二程遺書云。南中有人採石。石陷歷閉石罅中。取石膏食之。不知幾年。後他人復採石。見而引之出。漸覺身硬。纔見風。便化爲石。幕中人亦博識矣。又包汝楫南中紀聞云。大理石。初採時柔軟可卷。取出見風始堅勁。採石必諳畫理。臨採携畫譜進壑。遇可點綴處。輒用指法。那移添湊。片片揭下。簾卷懷出。故大者最難得。據二書所載。則見風堅結者。不特滑石之類然也。

龍骨

陸深金臺紀聞云。郟縣河灘上。有亂石。隨手碎之。中有石魚。長可二三寸。天然鱗鬣。或雙或隻不等。云藏衣笥中。能辟蠹魚。又平陽府候驛澮河兩岸。及土上。皆婦人手跡。或掌或拳。儼然若印。削去之。其中復然。又大同山中。有人骨。在山之腰。上下五六丈。皆石耳。惟中間一帶。可四五尺。皆髑髏。脛節齷齪然。關中之山。數處亦爾。予按倪氏本草彙言。龍骨非真龍之骨。晉蜀山谷。隨地掘之。要皆石燕石蟹之倫。蒸氣成形。石化而非龍化也。亦當以儼山所紀。推而知已。

蟾酥

蔣一葵長安客話云。太醫院。例於端陽日。差官至南海子。捕蝦蟇。擠酥以合藥。制紫金錠。某張大其事。備鼓吹旗旛。喧闐以往。或嘲以詩曰。抖擻威風出鳳城。喧喧鼓吹擁霓旌。穿林披莽如虓虎。捉得蝦蟇剜眼精。嘉興縣志云。宮中用蟾蜍錠。於每歲端午日修合。各坊車蝦蟆至醫院者億萬計。往時取用後率斃。蓋兩目俱廢。不能跳躍也。東山朱公按朱彝尊年譜高祖典院事。命止刺其一偏。得甦者甚多。此事似微。然發念甚真。為德不淺。按內府酥黃丸。出于月令廣義。其方五月五日。以雄黃加朱砂少許。研末入真

蟾酥和陰乾。凡遇惡毒瘡初起，以唾磨搽，微痛立止。紫金錠用蟾酥見于臞仙乾坤生意其方。人言巴豆輕粉等凡十五味，與是齋諸方所載太異。王文謨碎金方取蟾酥法，先將皂角三兩煎水三沸，旋候冷，用大口甕或缸盛水，將癩蝦蟆不拘多少入中，以稀物覆之，勿令跳出，過一宿，其酥即浮水面，若未浮，其酥即在身上矣，可用竹刀刮下用之。又鮑叔鼎醫方約說，蟾酥乃治諸毒之要藥也，製合得宜，傳服皆可用。蛤蝻皮即蟾皮也，大能收毒，外貼不可缺也。皆本草不載，故姑錄于此。

杞有二種

杞有二種。其一藥中羌花，爾雅所謂毒魚是也。其一藏卵果者，齊民要術作杞子法所用是也。而郭註爾雅云，杞大木，子似栗，生南方，皮厚汁赤，中藏卵果。顏師古註急就篇引郭註云，此說誤耳，其生南方，用藏卵果者，自別一杞木，乃左思吳都賦所云，絲杞枕攄者，非毒魚之杞也。顏註明確如此。李東璧不讀急就顏註，於羌花條載煎汁藏果之說，抑失考耳。朱錫鬯藝尊著釋杞一篇，辨坊本爾雅為杞之訛，徵引極博，猶且以毒魚藏果為一杞，亦失於不檢矣。

礬礬之訛

醫話載劉敬叔異苑曰，魏武北征蹋頓，升嶺眺矚見一山

岡不生草木。王粲曰。必是古塚。此人在世。服生礬石。死而石氣蒸出外。故卉木焦滅。即令鑿看。果得大墓。有礬石滿塋。仲宣博識強記。皆此類也。姚寬西溪叢話云。據本經。礬石性寒。異苑云。熱。蓋誤矣。愚按方書。礬石礬石。或誤寫。仲宣所謂。恐礬石也。礬石亦出溫泉。則不可謂性寒。但不如礬之甚熱耳。拙者按黃長睿法帖刊誤云。王子敬靜息帖云。礬石深是可疑事。兄喜患散。輒發癰。散者寒食散之類。散中蓋用礬石。是熱極有毒。故云深可疑也。劉表在荊州。與王粲登障山。見一岡不生百草。粲曰。此必古塚。其人在世。服生礬石。熱蒸出外。故草木焦滅。鑿看果墓。礬石滿塋。

又今洛水。冬月不冰。古人謂之溫洛。下亦有礬石。今取此石。置甕水中。水亦不冰。又鶴伏卵。以助煖氣。其烈酷如此。固不_宜餌服。子敬之語實然。聊附于此。異苑魏武踰頓嶺云云。此段本草誤刻在礬石部。此云劉表登障。別有所出。刊誤所載如此。甚為明備。姚氏豈不見靜息帖耶。洪容齋亦有引靜息帖。論礬石一則。東璧綱目載之。芳氏之博洽。蓋檢及于此。又以王子敬言考之。侯氏黑散。亦是寒食散之一。外臺有礬石鍾乳。必是仲景之舊方。巢源論寒食散發候云。仲景經有侯氏黑散。要略黑散方後云。常_宜冷食。自在腹中不下也。熱食即下。可以互證矣。程雲來以為黑

散宋人校正時所附。蓋不考耳。

笑菌

予家一僕。於豆州與其友五人。得異菌于道傍。其狀似松蕈而小。稍帶赤色。數莖攢簇。採歸煮食之。旋心如醉。稍稍發笑不止。一時許。目運顛倒不能起。口裏粘唾。吐之色如磨刀汁。繼之以涕泣。如許者半日而復故。其中有酒人。無異平常。本邦不產楓樹。其令人笑者。乃清異錄所謂笑矣乎乎。夷堅志載。邱岑食蕈事。信乎酒能解其毒矣。

孔雀尾有毒

體仁彙編云。鴉鳥毒。即孔雀毛并膽也。用乾葛三兩。為末。

水調頓服良。嶺南雜記云。孔雀尾金眼有毒。孩童戲取。啣口中。有死者。其膽與糞尤毒。能殺人。品字箋云。孔雀之頂。有毛長一二寸。以之畫酒中。飲之立死。又謂之鴉毒。此皆本草所不載。亦不可不知也。

甘露雀錫

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。衡陽嘗有甘露降。劉貢父曰。此戾氣所成。其名雀錫。王定國謂當從博識者求甘露雀錫之別。仁傑按汝南先賢傳。都尉聽事前。有甘露降。功曹鄭敬曰。明府政事。未能致甘露。但木汁耳。又陳祥明中。松柏林冬月出木醴。後主以為甘露之瑞。俗呼為爵錫。貢父所

醫勝卷下
云其出於此。王仲任曰。欲驗爾雅之甘露。以萬物豐熟。災
害不生。此則甘露之驗。其言足以泮群疑也。王陶談淵云。
翰林侍講學士杜鎬。博學有識。都城外有墳莊。一日若有
甘露降。布林木。子侄輩白于鎬。鎬味之。慘然不懌。子侄啓
請鎬曰。此非甘露。乃雀錫。大非佳兆。郎仁寶七修類藁云。
雀錫味雖甘。色則白濁。其臭如松脂。嚼之膠舌。甘露色微
紅。凝結如脂。如珠。馨香而有酒味。食之百竅皆爽也。按東
壁綱目。載杜鎬言。作甘露非瑞也。蓋傳寫之訛耳。東都西
郊有一松樹。每冬有雀錫。枝葉如凝露。土人呼為松蜜云。

馬肉

續醫說載酒制馬毒一則。晏子已云。懸牛首于門。而賣馬
肉於內也。知是從古非常食之品。而周禮六牲馬其一也。
穆天子傳有獻食馬之文。郭景純註云。可以供厨膳者。由
是觀之。駿馬駕車而不食。猶後世有坐馬菜馬之別。與本
邦人戒食四足。且嚴禁殺馬。不啻不充厨膳。偶有食之者。
目以非人。聞唯東輿之俗。有患徽瘡結毒者。餌以自死馬
肉。經久極有效驗。此古人所未言及也。

底野迦

底野迦。治眼疾。龍樹菩薩眼論。摩頂膏方中用之。云西番
者。狀如駝膽。又醫方類聚引五藏論云。神方千卷。藥名八

百中黃丸能差千病。底野迦善除萬病。職方外紀云。如德亞之西。有國名達馬斯谷。土人制一藥甚良。名的里亞加。能治百病。尤解諸毒。有試之者。先覓一毒蛇咬傷。毒發腫脹。乃以藥少許。嚥之。無弗愈者。各國甚珍異之。

鮚答

鮚答。始見于元楊瑀山居新話。陶九成輟耕錄。而後世其文字不一。沉周座客新聞。作赭丹。田藝衡留青日札。作鮚單。七十一西域聞見錄。作割答。並云。出牛馬腹中。冀越集云。馬黑在腎。又蟬史云。馬墨破之。可千葉。煎熬用。膈噎疾。按本邦人。以馬腹中石。用膈噎。余亦試之。似飲食稍得下。

然兩三日後。必覺心氣壅悶。故病人不肯久服。享和紀元夏城東白銀街木匠誤吞鐵釘。哽咽不出。痛苦欲死。醫師數輩環繞。無術可施。適一老人以藥末水調灌之。少選喀一聲。釘隨而出。眾人驚異。訪何藥。則云。此祕方也。不敢告。後有一醫懇請之。乃云。一味馬腹中石也。可見其通塞之功耳。職方外紀云。渤泥島有獸。似羊似鹿。名把雜爾。其腹中生一石。能療百病。西國極貴重。可至百換。國王籍以為利。又方觀承松漠草云。蒙古西域祈雨。以楂達石。浸水中。咒之。輒驗。楂達生。駝羊腹中。圓者如卵。扁者如虎脰。在腎似鸚鵡嘴者。良。色有黃白。駝羊有此。則漸羸瘁。生剖得者。

尤靈。並是一種之獸。楂達亦蓋鮓荅耳。七修類稿云。羊哀形如濕茅紙。時亦用之。謂治翻胃。留青日札云。羊哀在腸。形如小鼠子。可治鬲食反胃。余見其三。蟬史云。按牛有黃。狗有寶。羊有卵。俱在腹中。附膽而生。羊卵白石。色如玉。絕類狗寶。可治翻胃。攷本草。不特諸獸。腹中石。淋石癖石。亦並治。鬲噎翻胃。又池北偶談。載高陽民家子。方十餘歲。忽臂上生宿瘤。痛痒不可忍。醫皆不辨何症。一日忽自潰。中有圓卵墜出。尋化為石。劉工部霖。以一金售之。治鬲病如神。予所識。若槐街一瞽者。患囊癰。潰爛已久。忽迸出圓石十七枚。大者如杏人。小者如按豆。余得二枚藏之。後為人持去。恨不試之斯疾。

樟木蟲

體仁彙編。治疥瘡及無名腫毒。用樟木蟲。即人家竈上出者。不拘多少。研爛敷之。少時疔出。毒散即消。如神效。按商濬博聞類纂云。曹婆蟲。南人謂之貍戛蟲。江南謂之樟木蟲。京師謂之偷油蟲。夜則出。有翅不飛。其走甚疾。多入酒食器中。臊氣可憎。按當塗縣志。蜚蠊。爾雅謂之蜚。俗呼樟木蟲。斯邦俗亦呼油蟲。然人多不知有治瘡之功矣。王永輔惠濟方。土牛兒。春生。墻下。作土窩。如錢大。上圓下尖。一名旦谷蟲。此即本草所謂沙接子。斯邦俗呼造白蟲。徐爾

貞醫准治齁喘。用鹽油蟲入竹筒。七日化水。湧幢小品云。蝸涎。即今俗語所謂沿油也。按鹽油。即沿油。本草所謂蚘蚘蟲。斯邦俗。生吞以治齁喘。頗驗。

靈柴

廣筆記。五寶丹。非完方也。無紅鉛靈柴。不能奏效。按本草蒙荃。天靈蓋。一名靈山柴。丁鳳醫方集。宜五寶丹。方凡四道。其後云。鼻子陽物蝕去。加天靈蓋五分。便能長出。誠仙方也。明是筆記。所用靈柴。即天靈蓋也。又張筠亭醫門秘旨。靈山柴。即新生小兒臍帶落下者。名同而物異。

白酒

白酒。胸痺所用。未詳其為何物。齊民要術。載河東頤白酒。白醪酒等造法。豈其是耶。又隋經籍志。有白酒并作物法。十二卷。白酒方一卷之目。抑亦是耶。時珍食物本草。及彭用光普濟良方。揚州府志。亦有造法。疑非古之白酒。食物本草。云。白酒處處有之。以麥與麴為釀。糯米為酒母。以水隨下。隨飲。初下時味嫩而甘。隔宿味老而酢矣。普濟良方云。糯米一斗。隔夜用冷水浸。次日蒸熟。用井花水淋。下白酒。麴五兩。勻拍。在缺邊中間留空。得有漿。是為白酒。若洗以燒酒。一壘。即靈淋。滄酒。揚州府志。白酒各州縣皆有。用草麴。三日可成。味極甘美。少入水。曰水白酒。冬月煮過。嘗之。曰臘。虞兆隆天香樓偶得。以為美酒。偶得云。古人酒以紅。白。濁。白。則清。故謂薄酒為紅友。而玉醴。玉液。瓊漿。瓊露。等名。皆言白也。梁武帝詩云。金杯盛白酒。正言白酒之美。近來造酒家。白麴為麴。并春白。秋和。潔白。而水為酒。久釀而成。極其珍重。謂之三白酒。於是呼數宿而成之。濁醪曰白。

酒使詩詞家不敢用然而靈樞經筋篇以白酒和桂且飲
美酒則知醫方所用白酒與美酒自別究竟古之白酒不
可得而詳焉今且從千金用白截漿截漿酢也酢有通氣
下痰豁胸利膈之能此乃為得矣薛俊日本寄語

靈貓

靈貓時珍本草舉數說已似未親觀其物職方外紀云有
山狸似麝膺後有肉囊香滿其中輒病向石上剔出之始
安香如蘇合油而黑其貴次于龍涎能療耳病寬政癸丑
年從崎魯郵致靈船所齎一頭先考蓋溪公重價購之畜
於小檻中其臭異常狀如家狸稍長大尖頭短耳黑鼻巨

口其利在于牙爪短而不著地渾身茶褐色黑斑如虎尾
頗似雉兩陰間有一囊大如桃即香囊也香如白塗滿則
癢悶舉一足開囊著之于柱壁間常與三四人捉之以糞
塗蒙其頭令不得咬人因視囊囊左右分開色白有底向
上有一小孔如鍼眼乃香所洩出竅也香以竹篾刮取麝
之與真麝無別與身臭大異經久變黑色此獸行則低首
垂尾不聞鳴聲人或觸之嚇如貓時閉窻戶放活雀於堂
上出之于檻跳躍捕之而噉甚捷喂之以雀日五六頭先
考命二僮豢之年餘而死惜不多取其香而貯焉本草云
自為牝牡恐誕矣蓋陰囊之外有香囊兩扉畧似牝戶故

生此說耳。又云米異濁香。此亦不然。

烟草

王逋蚬菴瑣語云。烟葉出閩中。邊上人寒疾。非此不治。關外人至。以匹馬易烟一觔。崇禎癸未。禁烟之令嚴。間私種者。問徒法。輕利重。民不奉詔。尋令犯者斬。然不久而邊軍病寒無治。遂停是禁。予兒時。尚不識烟為何物。崇禎末。我地徧處栽種。二尺童子。莫不食烟。風俗頓改。按張璐本經逢原云。北人藉以辟寒。此果信。近閱一書。載鄂羅斯人言云。吃烟草。免青腿牙疳之疾。蓋其證因寒毒所發也。

醫賸卷下

醫賸附錄

募原考

募原。未詳其義。檢字書。募廣求也。無干人身之義。因攷素靈諸篇。募者幕之訛也。幕又從肉作膜。劉熙釋名云。膜幕也。幕絡一體也。痿論。肝主身之筋膜。全元起註云。膜者。人皮下肉上筋膜也。李時珍脈學釋音。募與膜同。蓋幕本取義于帷幕。說文。帷在耳。太陰陽明論。脾與胃以膜相連。新校正云。太素。膜作募。又邪客篇。地有林木。人有募筋。此募幕易訛之證也。其已如此。而膜之在軀殼中。最為用者。為膈幕。人鏡經云。膈膜者。自心肺下。與脊脇腹周迴相著。如

幕不漏。以遮蔽濁氣。不使熏清道是也。甲乙經。膈俞在第七椎。因推之。蓋膈幕之系。附著脊之第七椎。即是幕原也。瘡論。邪氣內薄於五藏。橫連募原也。其道遠。其氣深。歲露篇同。王冰註。募原。謂鬲募之原系。新校正云。全元起本。募作膜。太素巢元方並同。今以橫連二字觀之。則為膈幕之原系。無疑矣。而幕原。又所指不一。百病始生篇云。腸胃之外。募原之間。又云。或著於腸胃之募原。舉痛論云。寒氣客於腸胃之間。膜原之下。又云。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。蓋所謂膜原者。言膜之在各藏各府之間。而遮隔者之原系也。各藏各府之間。皆有薄膜。而外連于皮肉孔穴。直其次者。謂

之幕穴。肝幕期門。膽幕日月之類。豈藏府位於身中。而其氣背部則從脊骨間而輸出。故謂之腧穴。腹部則藏府之幕。直著於皮肉。故謂之幕穴乎。六十七難。亦誤作募。滑壽遂註云。募猶募結之募。言經氣之聚於此也。亦何不考也。此他後世諸家。釋募原者。多牽強迂謬之說。茲舉其一二如左。

馬玄臺百病始生註云。募原之間。皮裏膜外也。又舉痛論註云。膜。謂鬲間之膜。原。謂鬲背之原。張介賓百病始生註云。腸胃之外。募原之間。謂皮裏膜外。是皆隱蔽曲折之所。氣血不易流通。又云。募原。如手太陰

中府為募。大淵為原之類也。又舉痛論註云。膜。筋膜也。原。胃之原也。腸胃之間。膜原之下。皆有空虛之處。又瘧論註云。諸經募原之氣。內連五藏。

張志聰百病始生註云。募原者。腸胃外之膏膜。又舉痛論註云。膜原者。連于腸胃之脂膜。亦氣分之腠理。金匱要略云。腠者。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。理者。皮膚藏府之文理也。蓋在外則為皮膚肌肉之腠理。在內則為橫連藏府之膜原。皆三焦通會元氣之處。又瘧論註云。募原者。橫連藏府之膏膜。即金匱所謂皮膚藏府之文理。乃衛氣遊行之腠理也。

高世栻瘧論註云。橫連膏膜之募原也。

吳又可溫疫論云。疫氣之來。從口鼻而入。則其所容內不在藏府。外不在經絡。舍俠脊之內。去表不遠。附近於胃。乃表裏之分界。是為半表半裏。即鍼經所謂橫連募原是。又云。若表裏分傳者。邪氣伏于膜原。膜原者。即半表半裏也。高鼓峰四明心法云。凡藏與藏府與府。或藏與府。彼此相接之處。中間蓋有虛界之募原。而虛界中。復有剛柔筋脈。其為某藏之筋。便為某藏之病。譬如胃與小腸相近。而邪入於胃與小腸之虛界。而彼筋脈屬胃。則為陽明瘧也。又如肝與脾相近。而邪入於肝脾之虛界。而筋脈或屬脾。便

為太陰經癰矣。究之藏府雖病，皆因募原之氣遷移也。王子接古方選註云：癰邪內薄，則邪不在表，非但隨經上下。其必橫連於膜，深入於原矣。膜謂鬲間之膜，原謂鬲膻之原，亦衝脈也。靈樞經云：膻之原出於膻肭，止一穴，在膻下，同身寸之一寸半。經又言邪氣客於腸胃之間，膜原之下，則膜原又有屬於腸胃者。

蔣示吉醫意商云：胃外肺下，即為膈膜。前齊鳩尾，後齊十一椎，周圍著脊，以遮隔中下二焦濁氣，不使上熏，故疫邪亦不得下流伏于隙處也。案此雖不明言其名，然必指募原，蓋本于又可之說。

劉奎溫疫論類編云：膜音莫，胸中支膜。嵩厓尊生書云：募

原一說，諸書不及。明仲云：原者曠野之意，在藏府之外，與胃相近，邪在此，其証不怕寒，一味發熱不止。

案考以上諸說，募原二字，曰為皮裏膜外，曰為鬲膻之原，曰為募穴原穴，曰為腠理，曰為膏膜，曰為衝脈，曰為胸中支膜之原野，其不一定如此。然因癰論所言而揆之，其地即在形層之內，藏府之外，俠脊之界，吳又可謂之半表半裏者，似是。但其言未清晰，是可惜耳。其餘數說，未免歧誤，學者勿見眩惑焉。

銅人鍼灸圖經考

拓本銅人鍼灸圖經三卷，係于明正統八年所重刊，首

有英宗御製序。及伏仰側三圖。十六字爲一行。百六十
行爲一段。五段爲一卷。每段之首。各標而分之。別有都
數一卷。又爲五段。四邊皆有花草欄格。今依此而攷其
制。蓋石二板。廣二丈餘。高六尺許。碑面每十餘字。斷爲
一行。百六十行。橫爲一層。凡五層。以爲五段。表裏刻之。
卽爲四卷。意者石經之設。資便於覽誦。撫拓。必不如尋
常碑文。就石面上下。書丹爲行。觀唐開成石經。而可見
也。今以此校鏤板正統本。徐三友重刊本。剝裂泐闕。雖
間有焉。訂訛正謬。頗多。不啻一紙當瑤琨。抑醫家之鴻
寶也。廿餘年前。鍼科醫官山崎子政。善得拓本。銅人圖

經。因援引諸書。以爲之考。丙寅仲夏。予亦得一本。視之
於子政所藏。雖其搨稍麤。裝潢亦拙。然首尾完好。無半
簡之缺遺。最可貴重。今以前所考。更爲改補。備錄于左。
宋藝文志曰。王惟一新鑄銅人。胸穴鍼灸圖經三卷。宋朝翰林醫官

鄭樵藝文畧曰。銅人胸穴鍼灸圖經三卷。宋朝翰林醫官
王惟一編修。天聖中。詔以鍼灸之法。鑄爲銅人式。

王應麟玉海曰。天聖鍼經。五年十月壬辰。醫官院上所鑄
胸穴銅人式二。詔一置醫官院。一置大相國寺仁濟殿。
先是。上以鍼砭之法。傳述不同。命尚藥奉御王惟一。考
明堂氣穴經絡之會。鑄銅人式。又纂集舊聞。訂正訛謬。

爲銅人腧穴鍼灸圖經三卷。至是上之。摹印頒行。翰林學士夏竦爲序曰。聖人有天下。論病以及國。原診以知政。王澤不流。則姦生於下。故辨淑慝以制治。真氣不榮。則疾動於體。故謹醫砭以救民。昔聖祖之問岐伯。以爲善言。天必有驗於人。上下有紀。左右有象。督任有會。腧合有數。盡書其言。藏金蘭之室。洎雷公請問其道。乃坐明堂以授之。後世言明堂者。以此。鍼艾之法。舊列王官之守。思革其謬。王惟一授禁方。精厲石。定偃側於人形。正分寸於腧幕。總會諸說。勒成三卷。又以傳心。豈如會自著辭。不如按形。復鑄銅人爲式。內分藏府。旁注谿谷。

竅而達中。刻題于側。將使多瘖咸詔。巨刺靡差。案說蠲疴。若對於涪水。披圖洞視。如舊飲於上池。保我黎庶。介乎壽考。昔夏后叙六極。以辨疾。帝炎問百藥。以惠人。當遜德歸功矣。序以天聖四年歲次折木。秋八月丙申上。案此序。石本及正統刻本。徐三友本。並闕。特金大定本載之。題云。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。景靈宮判官。起復朝奉大夫。尚書左司郎中。知制誥。判集賢院權尚書都省柱國。泗水縣開國男。食邑三百戶。賜紫金魚袋。臣夏竦奉聖旨撰。文多不同。玉海所載。係于刪畧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。銅人鍼灸圖三卷。王惟德撰。仁宗

嘗詔惟德考次鍼灸之法。鑄銅人為式。分藏府十二經。旁注俞穴所會。刻題其石。并為圖註。並主療之術。刻板傳于世。

案惟一。作惟德。可疑。鍼灸聚英。古今醫統亦同。

蘇頌圖經本草序曰。屢勅近臣。酬技收黃內經。重定鍼灸俞穴式。範金揭石。或鏤板聯編。

案據蘇氏此序。知當時新鑄銅人像。而以鍼灸圖經刻石。又鏤板以印行。山崎子政藏金大定中所刻本。凡五卷。雖非天聖之舊。尤可貴重焉。特以未見宋板為憾耳。

明一統志曰。三皇廟在順天府治南明照坊。元元貞初建。內有三皇并歷代名醫像。東有神機堂。內置銅人鍼灸圖二十有四。凡五藏旁注。為谿谷所會。各為小竅。以導其源委。又刻鍼灸經于石。其碑之題篆。則宋仁宗御書。元至元間。自汴移置此。洪武初。銅人取入內府。圖經猶存。

熊均醫學源流曰。宋咸淳間。翰林醫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藥奉御騎都尉王惟一編修金本。卷首如此。銅人腧穴鍼灸圖經凡五卷。

案咸淳。南宋度宗時號。而以惟一為咸淳人。誤甚。又

案前所引諸書。並云三卷。蓋宋本之舊為然。而至金分為五卷。又明重定時。仍宋本。而附都數一卷。以為四卷。今熊氏所見。乃係于金本。

英宗寶錄曰。正統八年三月乙亥。御制重修銅人腧穴鍼灸經序。出第一卷中。

案序文。正與石本及板本同。予以金本。及正統原刻板本。徐三友本。萬曆壬寅校刊參對之。文字互有異同。而不如石本及金本之端正也。山崎子政云。明滑壽著十四經發揮。一依金蘭循經云。然其所引循經文。與銅人毫無差異。乃知循經全取諸銅人。而滑壽未嘗見

銅人也。蓋元明之際。隱晦罕傳。英宗之重修。抑錄此乎。

丘濬明堂經絡圖序曰。考史宋仁宗天聖中。命尚藥奉御王惟一。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。鑄銅人式。惟一又訂正訛謬。為銅人腧穴鍼灸圖經上之。詔摹印頒行。其後又有石藏用者。按其狀。繪為正背二圖。十二經絡。各以其色別之。意者京口所刻。即其圖之遺歟。出瓊臺會藁

毛奇齡新刻銅圖石經序曰。銅圖石經者。宋天聖中禁方書也。範銅象人。分布腧穴于其身。而畫之竅之。且製經三卷。播之石。案圖考經。其諸視夫藏絡也。亦猶視夫肌

髮也。暨其後而石已泐。銅漫矣。明正統中。復命鑿其石。範其銅。官醫守之。且加詳焉。今則銅再燬。石再裂。醫院所守。已蔑畧無。有友刻舊本圖經三卷。授予叙者。喜而嘆曰。此得非長桑所遺者乎。出西河合集

朱彝尊膾穴圖拓本跋曰。京師太醫院三皇廟。膾穴圖。傳是宋天聖年鑄。舊有石刻鍼灸經。仁宗御書其額。靖康之亂。自汴輦入金城。謂安撫使王楫使宋。以進于元者。世祖命阿尼哥新之。至元二年。銅人象成。周身膾穴脈絡悉具。注以水。關竅畢達。明裕陵。命工重修。製序載實錄。萬曆初。先少保官太醫院使。復時加洗濯焉。言明堂

鍼灸。自黃帝始。其後膏肓孔穴。側偃流注。三部五藏。十二經。失之毫釐。悔且無及。學醫者。試摺是圖。掛于壁。晨夕省視之。亦仁術之一端也。出曝書亭集

案萬曆中。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文炳。含章重刊銅人圖。四大幅。今摺而挿入于靳賢鍼灸大成帙中。以傳。趙大成序云。令能匠於太醫院。肖刻銅人。著其穴。並刻畫圖。令學者便覽而易知焉。然則朱氏所跋。蓋趙所刻原本。而非銅人經也。又案一統志云。元至元間。自汴移置此。日下舊聞。引燕都遊覽志。亦云爾。而朱氏為靖康之亂。輦入金者。恐誤。且攷元史。按撫使

王楫使宋而進于元者。乃銅像。非碑石也。蓋此跋。湊合元史及一統志。一時偶然所作。故有此等差舛。不足深咎也。

姜希轍重刊銅人鍼灸經序曰。鍼灸圖經者。宋天聖中禁方書也。範銅象人。分布腧穴于其身。而畫之竅之。且製經三卷。播之石。案圖考經。其諸視夫藏絡也。如視肌髮。甚盛事也。暨其後而石已泐。銅已漫矣。明正統中。復命龍君其石。範其銅。官醫守之。且加詳焉。今則銅燬石裂。茂畧罔存。偶從敝篋中。忽檢得舊本圖經三卷。

案姜字公望。康熙甲戌。序此書。雍正甲寅。開鐫。卽與

徐三友本無異同。蓋翻雕徐本者。其得舊本云者。不過欺人耳。而其序全襲毛西河。但少改西河之贅牙。而爲平坦矣。意者姜偶見此序於毛集中。因冠徐本之首。題以己名。以眩于世。此可鄙也。

附銅像考

周密齊東野語曰。嘗聞舅氏章叔恭者。昔倅襄州。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。以精銅爲之。腑臟無一不具。其外俞穴。則錯金書穴名于旁。背面二器相合。則渾然全身。蓋舊都用此。以試醫者。其法外塗黃蠟。中實以汞。俾醫工以分折寸。按穴試針。中穴則鍼入而汞出。稍差則鍼不可

入矣。亦奇巧之器也。

案舊都謂汴梁宋之故都也。據夏竦序及晁志。乃是天聖所鑄物耳。前此無外塗黃蠟。中實以汞之說。然因竅而達中。刻題于側等文。觀之。必不別物也。

元史藝工傳曰。中統中。尼波羅國人阿尼哥從帝師入見。帝問何所能。對曰。臣以心為師。頗知畫塑鑄金之藝。帝命取明堂鉞灸銅像示之。曰。此按撫王楫使宋時所進。歲久闕壞。無能修完之者。汝能新之乎。對曰。臣雖未嘗為此。請試之。至元二年。新像成。關鬲脈絡皆備。金工嘆其天巧。莫不愧服。

蔣一葵長安客話曰。太醫院署有古銅人。虛中注水。關竅畢通。古色蒼蒼。然射目。相傳海潮中出者。

案此未詳何時所造。或恐亦是宋物。豈正統御序所謂銅像昏暗者與。

明史交雲傳曰。雲善鉞。孝宗聞雲名。召至京。命太醫官出銅人。蔽以衣。而試。所刺無不中。乃授御醫。

案此正統重作物。本朝醫考載竹田明室洪武中入明。載銅人歸。聞其製如夏竦所言。正是正統以前。倣舊式而造者。後燬于明曆之災。寔可惜也。又案毛奇齡後鑿錄。張獻忠傳。載蜀府醫院有銅人。以楮摹其

竅。今醫者鍼之。差者即取金鎗刺醫者竅。蓋其製與北京物同。

清英廉等曰。下舊聞考曰。先醫廟外。北向者為藥王廟。有銅人像。蓋即明英宗時所修也。臣等謹案。鍼灸圖石刻。今尚存。乃明時重摹上石者。觀後英宗序畧可證。

彭孫貽客舍偶聞曰。黃帝有明堂經。偃側人形圖。明堂孔穴圖。皆鍼灸書也。太醫院古銅人。宋元遺製。依明堂孔穴。鑄竅以驗鍼師。宣德時。江南凌雲。字漢章。號神鍼。宣宗召試太醫院。糊銅人孔竅試之。凌雲七十二鍼無遺穴。乃補御醫。銅人歷年既久。光鑿毛髮。天兵入都。院中

人員流散。光祿寺侵院地。以自廣。徙銅人於醫王殿。銅人時現形。故地見者多疾病。一日殿中無故火發。殿燼。銅人不損。光祿急退侵地。建室安銅人。病者乃愈。

吳長元宸垣識畧曰。三皇廟內有鍼灸經石刻。元元貞初製。其碑之題篆。則宋仁宗御書。至元間自汴移至此者。今所存乃明時重摹上石。院署有古銅人。虛中注水。關竅畢達。古色蒼碧。瑩潤射目。相傳從海中湧出者。按銅人像。在藥王廟神像前。作于宋天聖時。元至元間修之。明英宗時又修之。海中湧出。殆傳訛爾。

案據三書所載。毛西河銅燬石裂之說。殆屬虛妄。可

疑矣。

屠蘇考

韓鄂歲華紀麗曰。俗說屠蘇乃草菴之名。昔有人居草菴之中。每歲除夜。遺問里一藥貼。令囊浸井中。至元日取水置於酒樽。合家飲之。不病瘟疫。

案事言要玄。引歲華紀註。屠蘇即菖蒲酒。未有所據。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曰。通俗文曰。屋平曰屠蘇。廣雅云。屠蘇菴也。然屠蘇平。而菴圓。所以不相同。今人寒日廳事下。作板閣是也。尊貴之家。閣中施羽帳錦幃。聚會以禦寒。故正旦會飲辟溫酒。而以屠蘇為名也。

案表文雍牖間評。引龐說云。屠蘇平屋也。可以禦風寒。則歲首屠蘇酒。亦取其禦風寒而已。

趙彥衛雲麓漫抄曰。正月旦日。世俗皆飲屠蘇酒。自幼及長。或寫作屠蘇。案恐屠蘇誤千金方云。屠蘇之名。不知何義。按宗懷荆楚歲時記云。是進椒柏酒。飲桃湯。服却鬼丸。數于散。次第從小起。注云。以過臘日。故崔寔月令。過臘一日。謂之小歲。又曰。小歲則用之。漢朝元正則行之。晉世。蓋漢嘗以十月為歲首也。又云。數于散。即胡洽方云。許山亦散。並有斤兩。則知數于音訛。轉而為屠蘇。小歲訛而為自小起云。

案今攷荆楚歲時記文云。進椒柏酒。飲桃湯。進屠蘇酒。膠牙錫。下五辛盤。進數于散。服却鬼丸。乃屠蘇數于。明是為二藥。豈彥衛所睹本。脫屠蘇酒三字耶。且杜公瞻註云。數于散。出葛洪煉化篇。考之肘后方。其方正同。而無許山赤散之說。亦可疑耳。又案寶華酒譜云。今人元日飲屠蘇酒。云可以辟瘟氣。亦曰監尾酒。或以年高最後飲之。故有尾之義。爾。案監尾之義有數說。今不引。洪邁容齋隨筆云。今人元日飲屠蘇酒。自小者起。相傳已久。然固有來處。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。元日於獄中飲酒。曰正旦從小起。時鏡新書。晉時

有問董勛者曰。正旦飲酒。先飲小者。何也。勛云。俗以小者得歲。故先飲酒賀之。老者失歲。故後飲酒。紫莊綽雞助編作明非是小歲之訛。彥衛疎謬殊甚。予又案從罰之小者起。其說猶未的確。因攷蓋此藥有大黃烏頭有毒之品。故不宜多服。即本草用毒藥。先起如黍粟之意。肘後屠蘇酒法後云。從小至大。少隨所堪。千金外臺亦云。屠蘇之飲。先從小起。多少自在。可知小非年少之義。千金方。小金牙散。外臺暴癥虎杖酒之類。亦並云。自少起。可以證也。然傳訛已久。不可得而改矣。盧柳南小簡云。正旦飲屠蘇酒。必自卑幼始。是教卑

幼不遜也。月正元日。一歲始。不可不正長幼之分。故
余家必先長者。君貺余屠蘇。余敢以飲屠蘇之禮為
君告。

案趙彥衛以屠蘇為數于之訛。其謬前已辨之。而數
于名義亦未詳之。今肘後方作藥千散。外臺引古今
錄驗作于數散。宋臣校正云。肘後作數于。知今本肘
後誤寫。爾方密之物。理小識云。葛洪煉化篇。數子散
用栢子仁。麻仁。細辛。乾薑。附子。丸服之。劉次卿以數
子散和雄黃。智按。今本草作數于散。訛于因竊謂數
附一音。方中有附子。即附子散耳。假而為數子。轉而
為數于。倒而為于。數訛而為藥千。竟至不可知其義
矣。姑附于此。

黃公紹韻會舉要曰。博雅。屠蘇。菴也。廣韻。又酒名。元日飲
之。可除溫氣。四時纂要。作屠蘇云。思邈菴名。一云屠者。

屠絕鬼氣。蘇者蘇醒人魂也。

案事文類聚引四時纂要云。屠蘇。思邈菴名。一云屠
割也。蘇。腐也。月令廣義亦同。

揚慎丹鉛總錄曰。蕭子雲雪賦曰。韜孛恩之飛棟。及屠蘇
之高影。杜子美冷淘詩曰。願憑金駟裏。走置錦屠蘇。屠

蘇。菴也。廣雅曰。屠蘇。平屋也。案今本廣雅。通俗文曰。屋

平曰屠蘇。魏畧曰。李勝為河南太守。郡廳事前。屠蘇壞。

應璩與韋仲將書。屠蘇發撤。孫思邈有屠蘇酒方。蓋取

菴以名。故元日有屠蘇飲。何遜詩。郊郭勤二頃。形體總

一蘇。又大冠亦曰屠蘇。禮曰。童子饋無屋。凡冠有屋者。

曰屠蘇。晉志元康中。商人著大鄣。諺曰。屠蘇鄣日覆兩耳。會見喝兒作天子。

案酉陽雜俎。寶歷中。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。忽有一人白襪屠蘇。少頃微笑而去。屠蘇蓋亦謂大冠耳。又揚時偉洪武正韻箋云。今吳中童男女髮外畜髮寸許者。為屠蘇頭。訛為多蘇頭。甚似屋外屠蘇。

郎瑛七修類稿曰。屠蘇本古庵名也。當從广字頭。故魏張揖作廣雅。釋庵以此屠蘇二字。今以為孫思邈之庵名誤矣。孫公特書此二字於己庵。未必是此屠蘇二字。解

之者。又因思邈庵出辟疫之藥。遂曰屠絕鬼氣。蘇醒人魂。尤可笑也。其藥予嘗記三因方上有之。今日酒名者。思邈以屠蘇庵之藥。與人作酒之故耳。

案屠蘇之名。見梁宗懔荆楚歲時記。而其方出肘后方。引晉陳延之小品方。俱在思邈前。此說皆誤。

龔廷賢壽世保元曰。屠蘇是羽帳名。豐貴之家。正旦春屬會羽帳之中。飲此酒。以辟瘟疫邪氣。

案此原于龐安常之說。盧照鄰長安古意。有翡翠屠蘇鸚鵡杯。蓋此之謂。

田藝蘅留青日札曰。屠蘇一作醱酥。孫思邈庵名。

案洪武正韻。酴酥酒名。亦藥名。高士奇天祿識餘云。酒本名酴酥。更譌屠蘇。

李時珍本草綱目曰。蘇魁鬼名。此藥屠割鬼爽。故名。或云。草庵名也。

案魁字。無所攷。酉陽雜俎。傲。一名蘇。又作魁。乃方相。供頭。或恐魁。乃魁之訛。

方以智通雅曰。詩話補遺云。周王褒詩。繡桷畫屠蘇。屠蘇。草也。畫于屋上。因以名屋。遂作屠蘇。案當作屠蘇。智謂解定畫於屋上以取名。亦非。蓋闕葉草也。今廣西徭人中。呼大葉似蒿者。為頭蘇。頭屠音近。正因其有蔭而名屋也。紫

者曰紫蘇。荏曰白蘇。水蘇曰鷄蘇。荊曰假蘇。積雪草曰海蘇。石香薷曰石蘇。蘇亦辛草之總名。游宦紀聞曰。三山亦呼茨葉為大蘇。

案千家詩。王介甫元日詩。春風送暖入屠蘇。陳生高註云。屠蘇。香草名。釀酒飲之。可消疫氣。方說豈本此與。然而云釀酒飲之。則似不知有屠蘇酒之法焉。正字通云。潤葉草曰屠蘇。後因為屋名。庵名。飲名。

周祈名義考曰。博雅。屠蘇。庵也。通俗文。屋平曰屠蘇。四時纂要。作屠蘇。又廣韻。酴酥酒名。玉篇。麥酒不去滓飲。是屠蘇為屋。酴酥為酒。本不相混也。唐人詩。手把屠蘇讓

少年。先把屠蘇不讓春。誤以屠蘇為酴酥。後人遂謂屠蘇。又為酒。古人正旦飲酒。以少者得歲。故先飲。老者失時。故後飲。是日酒皆然。亦無屠蘇先飲之說。或云屠絕鬼氣。蘇醒人魂。妄說也。出拾致鏡源

王崇知新錄曰。屠蘇所指非一。非專為酒也。予詳屠蘇本草名。以草為菴。故玉篇云。菴也。王褒詩。繡栢畫屠蘇。故後人因以名屋。又從屋形。因以名帽。酒釀於草屋之中。因以名酒。錦屠蘇。當是指帽。樂府有插腰銅匕首。障日錦屠蘇之句。

案屠蘇名義。諸說紛拏如是。曰為草菴。曰為平屋。曰

大冠。曰帽。曰羽帳。曰草名。而其字。則曰屠蘇。曰屠麻。曰酴酥。酥又作臙。臙。並出集韻。今夷致之。屠麻之字。見

魏張揖廣雅。尤為古矣。而草庵之說。出唐韓鄂歲華紀麗。其距晉未遠。意此相傳之說。足取信焉。案王士禛居易

錄云。歲華紀麗。海鹽胡震亨所偽撰。而錢曾讀而磨書敏求記。章丘李中麓藏宋刻本。則王說誤耳。而屠

麻屠麻。另無義訓。乃屠蘇从广者。而屠蘇。蓋本是草名。因假為菴。為大冠。為帽。及羽帳。又為酒名。自餘如臙。臙。率皆假借會意。不足深攷也。又案晉書藝文術傳。單道開日服鎮守藥。丸大如梧子。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。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。蓋茶蘇即酴酥。炮炙

論序根黃蘇炙千金翼百鍊蘇佛非正且所飲之屠
 蘇乃醑酒造法見齊民要術而實華酒譜云天竺國
 謂酒為酥可以證焉茶蘇意是西域語其作醑酥者
 猶茶靡之為醑醑乎然茶屠一音或借用屠蘇字如
 留青日札屠蘇一作醑酥是也雖然未知晉書茶蘇
 卽屠蘇也否抑屠蘇之名出自醑酒乎姑錄俟識者
 是正肘後方治一切癰烏梅丸方後搗篩蜜丸蘇屠
 白搗一萬杵蘇屠亦未知何義並記此吳旻屠蘇飲
 方與肘後諸書所載太異今錄左

吳旻續扶壽精方屠蘇飲方曰古屠蘇菴仙人遺方年除

日五更將一餅入酒池熱合家各飲一二鍾一年之內
 瘟不侵染是驗鬼箭羽一錢茅山朮二錢赤小豆四十
 九個乳香一錢梅花瓣一錢桃仁一錢荷花蕊一錢菊
 花頭一錢吳茱萸三分甘草三分共為細末臘月除日
 煉蜜和丸如黃豆大成餅用上好雄黃為衣

梅雨考

安永甲午秋訪林子華良榮偶於榭中獲其曾祖恒齋
 先生良以所輯梅雨考一編予後以讀諸書而所得更
 續數則

周處風土記曰梅熟時雨謂之梅雨

陸佃埤雅曰。今江湘二浙。四五月之間。梅欲黃落。則水潤上溽。礎壁皆汁。蒸鬱成雨。其霏如霧。謂之梅雨。沾衣服皆敗黦。鬱故自江以南。三月之雨。謂之迎梅。五月雨。謂之送梅。轉淮而北。則否。亦梅至北方。多變而成杏。故人有不識梅者。地氣使然也。

陳藏器本草拾遺曰。梅雨水。洗蒼疥。滅癩痕。入醬易熟。江淮以南。地氣卑濕。五月上旬。連下旬。尤甚。月令土潤溽暑。是五月中氣。過此節以後。皆須曝書畫。梅雨沾衣。便腐黑。澣垢如灰汁。有異他水。但以梅葉湯洗之。乃脫。餘竝不脫。

表文甕牖間評曰。今人謂梅雨為半月。以夏至為斷梅日。非也。梅雨夏至前後各半月。故蘇東坡詩云。三旬已過黃梅雨。則梅雨為三十日可知矣。

西郊野叟庚溪詩話曰。江南五月梅熟時。霖雨連旬。謂之黃梅雨。然少陵曰。南京西浦道。四月熟黃梅。湛湛長江去。冥冥細雨來。蓋唐人以成都為南京。則蜀中梅雨。在四月也。又讀柳子厚詩曰。梅實迎時雨。蒼茫值曉春。愁深楚猿夜。夢斷越雞晨。海霧連南極。江雲暗北津。素衣今盡化。非為帝京塵。此子厚在嶺外詩。則南粵梅雨。又在春末。知是梅雨時候所至。早晚不同。

范成大吳船錄曰。蜀無梅雨。子美梅熟時經行。偶值雨耳。恐後人便指為梅雨。故辨之。

趙叔向冑察錄曰。今人謂梅雨。梁元帝纂要云。梅熟而雨。曰梅雨。風俗占曰。芒種日。謂之入梅。夏至日午後。為梅盡。入時號曰時雨。合共三十日。

郎瑛七修類稿曰。碎金集云。芒種後逢壬入梅。夏至後逢庚出梅。神樞經又云。芒種後逢丙入梅。小暑後逢未出梅。人莫適從。予意作書者。各自以地方配時候。而云然耳。杜子美詩云云。蓋唐人以成都為南京。則蜀中梅雨在四月矣。柳子厚詩云云。此子厚嶺外之作。則又知南

粵之梅雨三月矣。東坡吳中詩曰。三旬過久黃梅雨。萬里初來舶艖風。又埤雅云。江湘二浙。四五月間。有梅雨。黔敗人衣服。予嘗亦戲為詩曰。千里殊風百里俗。也知天地不相同。江南五月黃梅黔。人在魚鹽水滷中。是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。羸奎律髓。惟北土無梅雨。或謂蜀亦無梅雨。杜以為四月。抑以為三月。豈梅熟有先後異乎。

李時珍本草綱目曰。梅雨或作微雨。言其沾衣及物。皆生黑黴也。芒種後逢壬為入梅。小暑後逢壬為出梅。又以三月為迎梅雨。五月為送梅雨。此皆濕熱之氣。鬱遏薰蒸。釀為霏雨。人受其氣則生病。物受其氣則生黴。故此

水不可造酒醋。其土潤溽暑。乃六月中氣。陳氏之說誤矣。

案時珍食物本草。逢壬為出梅。作逢庚為出梅。霏雨下。有或成狂注。時作時止。陰晴不定。十二字。條末云。惟以之煎茶。則滌腸胃宿垢。味美而神清也。又案吳文炳食物本草云。烹茶尤佳。勝諸雨水。何鎮本草必讀類纂云。江南習尚。受梅雨烹茶。其色味極美。用大鋼裝水。煨以赤炭。每鋼數塊。澄去滓。另以淨甕收貯。有留數年不變者。諸物與衣帛沾之。則腐黑也。

謝肇淛五雜俎曰。四時纂要云。梅熟而雨。曰梅雨。瑣碎錄

云。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。為入梅。芒種後逢壬為出梅。按梅雨。詩人多用之。而閩人所謂入梅出梅者。乃徽濕之徽。非梅也。又云。江南每歲三四月。苦霖雨不止。百物黴腐。謂之梅雨。蓋當梅子青黃時也。自徐淮而北。則春夏常旱。至六七月之交。愁霖不止。物始黴焉。俗亦謂之梅雨。蓋徽與梅同音也。

商濬博聞類纂曰。歷者歷歷也。立夏後逢壬日入歷。夏至後逢庚日出歷。如立夏後五日遇壬。則歷高五尺。如十二日逢壬。則歷高一丈二尺。遇辛日。則出歷高一丈二尺。如物在一丈三尺。則歷不至蒸也。

案歷正韻。謨。杯切。音枚。塵也。楚辭九懷。霾土忽兮塵。塵一作塉。蓋霏雨如塵。故謂之塵耳。

馮應京月令廣義曰。通書黃梅雨。四十許日出梅。則入伏。懼仙肘後經。芒種逢丙日入微。小暑逢未日出微。微。音軫。溽濕之氣也。一作霽。黠。廣雅。黠。又作鷺。又云。通書。芒種後逢壬日。或庚或丙日。進梅。閩人以壬日進梅。前半月為立梅。立梅有雨早。按天道自南而北。凡物候先于南方。故閩粵萬物早熟。半月始及吳楚。今驗江南梅雨將罷。而淮上方梅雨。又踰河北。至七月。少有微氣。而不之覺矣。以此言之。壬丙進梅。不及定擬。固當易地而

論之耳。

周文華汝南圃史曰。芒種逢壬。便立梅。遇辰則絕。

陸務觀劍南集曰。輕雷輒輒斷梅初。自註。鄉人謂梅雨有雷。曰斷梅。

朱國禎湧幢小品曰。俗語芒種逢壬。便立霽。霽後積水。蒸茶甚香冽。可久藏。一交夏至。便迥別矣。試之良驗。細思其理。有不可曉者。或者夏至一陰初生。前數日。陰正潛伏。水陰物也。當其伏時極淨。一切草木飛潛之氣。不能雜。故獨存本色為佳。但取法極難。須以磁盆最潔者。布空野盛之。霽一物即變。貯之尤難。非地清潔且墊高不

可。某年無雨。挑河水貯之。亦與常水異。而香冽不及遠矣。

張存紳雅俗謔言曰。南人以衣物班黑謂之上梅。以四五月為梅天。其雨謂之梅雨。一曰霉雨。又曰煤雨。言衣黑如煤也。按周處風土記。夏至前兩名梅雨。而歲時記事。江南三月為迎梅雨。五月為送梅雨。又埤雅。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入梅。芒種後逢壬日出梅。又碎金。芒種後逢壬日入梅。夏至後逢未日出梅。諸說不一。要之芒種逢酉之說近是。蓋其時雨能班衣也。又按楚辭。顏黧黎以沮敗

兮。注。黧音眉。面黑也。說文。物中久雨青黑曰黧。然則班衣之梅當作黧。

方以智通雅曰。黧黧音梅軫。一作霉黧。溼氣著衣物。生班沫也。黧。又作熬。珍。埤雅。以梅子黃時雨。曰黃梅雨。人遂以黧天為梅天。今韻會是之。四時纂要云。閩人以入夏逢庚入梅。芒種逢壬乃出梅。今江淮以芒種逢丙始入。小暑逢未乃出。

張自烈正字通曰。霉莫裴切。音枚。項甌東曰。江南以三月為迎梅雨。五月為送梅雨。或言古語。黃梅時節家家雨。故云。張蒙溪謂梅當作霉。雨中暑氣也。霉雨善汗衣服。

故又云霉沅言為霉所壞也。按埤雅風土記皆作梅雨。霉義與徽通。存備考正。

雍正重修松江府志曰。芒種後遇壬則入梅。夏至後遇庚為出梅。時梅子正黃。遇雨謂之黃梅雨。又雨氣霑衣物多腐壞。故字亦從徽。夏至後半月為時雨。時亦從黓。蒙此義也。又云。芒種後如第五日遇壬。則梅高五尺。十二日過壬。則梅高一丈二尺。度物之高下。過此則不蒸濕也。

虞兆隆天香樓偶得曰。黃梅。今吳楚以芒種後壬日立梅。壬日芒種。即是立梅。夏至後庚日出梅。庚日夏至。即是

出梅。若芒種後逢壬早。夏至後逢庚遲。則梅多至十八日。芒種後逢壬遲。夏至後逢庚早。則梅少僅八日。俗每以此占徽氣之深淺。殊不知天下雖有不齊。而歲序初無伸縮。壬庚遲早。係偶然相俱。烏足以限徽氣乎。

冬蟲夏草考

寬政中。吳船載來冬蟲夏草。有人問其功用者。因彙諸書所記以示焉。

吳遵程本草從新曰。冬蟲夏草。甘平。保肺益腎。止血化痰。已勞嗽。四川嘉定府所產者最佳。雲南貴州所出者次之。冬在土中。身活如老蠶。有毛能動。至夏則毛出土上。

連身俱化為草。若不取。至冬則復化為蟲。

袁慢恬書隱叢說曰。昔有友人自遠來。餉予一物。名曰夏草。冬蟲。出陝西邊地。在夏則為草。在冬則為蟲。故以是名焉。浸酒服之。可以却病延年。余所見時。僅草根之枯者。然前後截形狀。顏色各別。半青者。僅作草形。半黑者。畧粗大。具有蠕蠕欲動之意。不見傳記書之。以俟後考云。

徐崑柳崖外編曰。滇南有冬蟲夏草。一物也。冬則為蟲。夏則為草。蟲形似蠶。色微黃。草形似韭。葉較細。入夏蟲以頭入地。尾自成草。雜錯于蔓草溥露間。不知其為蟲也。

交冬草漸萎黃。乃出地蠕蠕而動。其尾猶菽菽然。帶草而行。蓋隨氣化轉移。理有然者。和鴨肉頭食之。大補。七十一。西域聞見錄曰。夏草冬蟲。生雪山中。夏則葉歧出。類韭。根如朽木。凌冬葉乾。則根蠕動。化為蟲。入藥極熱。魯萃祝衛藏圖識曰。冬蟲夏草。出撥浪工山。本草不載。性溫煖。補精益髓。

唐秉鈞文房肆考曰。青藜餘照。載太史董育萬宏偶談。四川產夏草冬蟲。根如蠶形。有毛能動。夏月其頂生苗。長數寸。至冬苗稿。但存其根。嚴寒積雪中。往往行於地上。京師藥舖。近亦有之。彼尚康熙時也。近年蘇郡漸有。但

古來本草及草木諸典故從未及之。未詳性味。近吳遵程從新有此品。言保肺益腎。不道從何攷據。余仍疑之。未敢輕嘗。以意察之。其不畏寒而行雪中。則其氣陽性。溫可知。應奎書院山長孔老師諱繼元號裕堂。係先聖裔。桐鄉烏鎮人。誠正君子也。述伊弟患怯。汗大泄。雖盛暑處密室帳中。猶畏風甚。病三年。醫藥不效。症在不起。適戚自川解組歸。遺以夏草冬蟲三斤。遂日和葷蔬作肴。燉食。漸至全愈。因信此物之保肺氣實腠理。確有微驗。嗣後用之。俱奏效。因信此品功用。不下人參。

吸毒石考

陳士鐸石室秘錄曰。瘡毒初起。有一種解毒之石。即吸住不下。但毒輕者。一吸即下。毒重者。必吸數日始下。不可急性。而人自取下也。此石最妙。一石可用三年。然止可用以治小瘡口耳。大毒癰疽。仍須煎湯藥治之。為妙。王遜藥性纂要曰。近見有吸毒石。云出西洋。放毒上。即吸緊不能動。拔出毒氣。力盡則自脫。

吳震芳嶺南雜記曰。吸毒石。乃西洋島中。毒蛇腦中石也。大如扁豆。能吸一切腫毒。即發背可治。今貨者。乃土人捕此蛇。以土和肉。舂成大圍棋子。可吸平常腫毒。及蜈蚣蛇蝎等傷。置患處。粘吸不動。毒盡自落。其石即入

乳浸之。變綠色。亟遠棄之。著人畜亦毒也。不用乳浸石。即裂矣。一石可用數次。真腦石。置蛇頭不動為驗。

王丹麓石友贊曰。嶺南方物紀。吸毒石。出西洋。色與磁石相類。凡身有腫毒。或受蟲蝎毒處。置石其上。毒盡收石內。其患即平。隨以石浸水中。一晝夜出毒。便可再用。不窮贊云。

人有疾患。若莫可告。我切恫瘝。無方以療。

石本西洋。力兼衆妙。能收能出。循環愈効。

袁慢恬書隱叢說曰。吳江某姓。有吸毒石。形如雲南黑圍棋。有大腫毒者。以石觸之。即膠粘不脫。毒重者一週時。

則落。毒輕者逾時即落。當俟其自脫。不可強離也。強離則毒終未盡焉。俟其落時。預備人乳一大碗。分貯小碗。以石投乳中。乃百沸踴躍。再易乳。復投更沸。如是屢次。俟沸定。則其石無恙。以所吸之毒。為乳所洗盡也。不然。其石必粉裂矣。云得之于舊家。本出于大西洋中。傳記不見。乃知世間奇物。不可以理測也。

紀昀灤陽消夏錄曰。左傳言深山大澤。寔生龍蛇。小奴玉保。烏魯木齊流人子也。初隸持納格爾軍也。嘗入谷追亡羊。見大蛇。巨如柱。盤于高岡之頂。向日晒鱗。週身五色爛然。如堆錦繡。頂一角。長尺許。有羣雉飛過。張口吸

之相距四五尺。皆翩然而落。如矢投壺心。知羊為所吞矣。乘其未見。循澗逃歸。恐怖幾失魂魄。軍吏鄔圖麟因言。此蛇至毒。而其角能解毒。即所謂吸毒石也。見此蛇者。携雄黃數斤。于上風燒之。即委頓不能動。取其角。鋸為塊。癰疽初起時。以一塊著蒼頂。即如磁吸鐵。相粘不可脫。待毒氣吸出。乃自落。置人乳中。浸出其毒。仍可再用。毒輕者乳變綠。稍重者變青黯。極重者變黑紫。乳變黑紫者。吸四五次。乃可盡。餘一二次愈矣。余記從兄懋園家。有吸毒石。治癰疽頗驗。其質非木非石。至是乃知為蛇角矣。

按此物。荷蘭人間齋來。云龍頭中石也。予弱冠時。聞之于賀臺滕舜調云。琢龍角所造。予因其言造之。其形與舶上物無別。試之于小瘡。亦粘而不落。乃知紀氏所紀蛇角之說。似可信焉。

醫賸附錄

醫賸三卷附錄一卷伯氏廉夫天明戊申所筆記而未及
脫藁投之筐笥不復厝意者殆二十年享和辛酉冬免
侍直以來癸肥橘黃之暇專從事於毫楮之間平昔起手
所注素靈二經長沙之書及其餘撰著至是逐次完局可
繕寫者亡慮數十部殆至等身緒餘又取此書加編刻而
猶未滿意謂其不論方術之大體而挾瑣末不及理療之
切要而搜迂僻自以竹頭木屑視之不欲示人自余觀之
此書收錄皆醫經所未載方書所未具本草所未採前賢
所未辨世人所未察每一事必挾其始末究其同異參以
証左大則可以裨治術細亦足以博學識無一不可悅目

而快意則謂之醫苑之珍珠船可也。顧其體例在醫家之書別自一調，惟與張李明俞子容之書畧相類似。宋陳無擇氏嘗以方技之書比四部，而四部之外有說之一部，張俞二氏之書是已。此亦以為說部之一，豈止若竹頭木屑至覆庭裝舩始見其用也哉。與其所注素靈二經長沙之書及其餘諸編均可以垂世而行遠無疑矣。及門諸子謀刻諸書，然卷帙浩瀚，非歲月之所能遽辦也。獨此書葉頁不甚多，故先付之梓云。文化己巳重陽後一日，六弟丹波元鼎謹識。

